粵匪紀略

粤匪起事

粤西一省、遠處邊陲、田
賈素稱純良、近因生齒
熾、如果有司治以嚴刑、
玩、畏難苟安、姑息養奸、
秋間、賊匪日聚日衆、屯於
聲色、即時會營往捕、不難
大其詞、繼則意圖消弭、相

無顧忌先本搶掠為生後
元惡洪秀全楊秀青馮雲
六賊為之倡先奉
特派前總督林公則徐督辦
旨著前兩江總督李公星沅共
故即命廣西巡撫周公
欽奉
旨大學士賽公尚阿著授為

著都統巴清德達洪阿前往幫辦巴都
即因病身故是年自夏徂秋逆匪糾衆
陷平南官軍往剿連次報捷該逆復聚於風門坳
鬱嶺大黃江等處均為我軍擊敗

永安失守屢攻未下

賊衆在了鬱嶺大黃江等處被官兵懲創之後乃竄
夜徑撲永安州城官兵無多該逆四面圍攻我軍力
不能支元年閏八月初一日城池失陷代理知州吳

雲夫婦夠亂荔浦相距甚近遠奉 賽中堂札委隨
同調任福建漳州鎮長壽前九江道士魁帶領兵勇
四百餘名前往守禦兩旬之久得保無虞嗣川北鎮
劉長清帶兵前來奉文交卸回省復派隨同長鎮前
往昭平大洞一帶防堵維特廣西提督向榮總統全
軍由大黃江帶兵繞至平樂府養病以劉鎮署理提
纂節制諸軍遠同長鎮行至大洞查看地勢當以此
處為永安東路直通桂林省城僅有已革叅將王夢

麟、帶貴州敗兵三百名、在彼堵禦、殊不足恃、稟請添兵扼守、未荷允行、復由長鎮函致鄒撫軍、懇其轉請聲明大洞一帶、多係崇山峻嶺、在旁觀者逆匪必不從此竄逃、不知此股逆匪、生長山谷之中、翻山越嶺、是其慣伎、且頭頭是道、豈可以三百無用之兵、一員屢敗之將、當此要地、未免過於輕視、務請撥給精兵三千、以便守禦、鄒撫軍將原函送閱、仍未邀准、旋奉調至永安大營、嗣向提督病痊來營、節次移營前進

連獲勝仗、奉文釋尤保、奏達隨長鎮在前敵大營辦
理文案、蒙開單請奬、奉傳示以在昭平所稟情形言
之過激、不准列入、永安本彈丸之區兵勇七八萬之
多、如同心合力、四面圍剿、斷無不成功之理詎意向
提督烏都統彼此不和、不肯虛心籌畫數月之久屢
攻未下、十二月　賽中堂由桂林來營督剿、仍復各
存己見、以致日久無功、
逆匪出山官軍先勝後敗

二年二月十二日、逆匪意欲竄走、先以數千人前往大洞一帶探路、我軍本止數百、不仗而潰、自應赶緊多派官兵、馳往扼要堵守、乃僅令總兵李瑞往看情形、如何堵禦、並無良策、十六兩夜、逆匪大股直趨大洞一帶而走、十七早官軍追勦、殺賊無算、十八日亦大獲勝仗、並生擒洪逆之弟洪大全、賊勢已窮、十九日原議暫且休息、因我軍兩日鏖戰、乾糧未到、加以山路崎嶇、雨濕路滑、飢疲過甚、不料烏都統急圖成

功、帶隊先行、而兵無戰心、隨即潰散、在後官兵收隊不及、自相踐踏、賊衆復至、官軍死者不計其數、總兵長瑞、長壽、鄧鶴鳴、董光甲、叅將田學韜、成林等、同時陣亡、遺失軍火器械不可勝計、該逆遂由大洞北平竄走、直趨桂林、虎咒出柙、職此之由也、

賊撲桂林省城、解圍後連失數城

官兵在大洞失利、向提督同總兵和春秦定三等退至永安、收集兵勇、連夜赶至桂林省城、正布置間、逆

匪已抵城下、勢極兇猛、並於象鼻山安設砲台、晝夜環攻、副將銜叅將長明陣亡、經向和諸公、帶兵分段守禦、又得在城撫藩司道府縣、協力相助、無不立時擊退、月餘之久、該逆向興安一帶而去、始解重圍、爲都統於逆匪將到省城之時、帶兵追至將軍橋、被賊鎗傷左腿、越數日殞命、未幾興安靈川、相繼失陷、全州勢已危極、適湖南都司武昌顯、帶兵行抵全州、隨入城登陴守禦、賊匪日夜圍攻、該都司人極勇幹、皆

兵奮力轟擊、斃賊不計其數、惟兵不滿千、城內糧食藥丸、將次殆盡、節次飛稟請援、奉派川北劉鎮帶兵三千有奇、馳往援救、乃並不直逼城下、於十里外紮營、觀望不前、該都司力竭計窮、致被逆匪乘間破入、猶復手刃數賊、被賊圍殺而亡、所部兵弁、均以力竭捐軀、維時省城、早已解圍、 賽中堂在永安未回、所有在城出力文武經鄂撫軍奏請鼓勵、得

旨向榮著交部優叙、餘俱照所請升賞、未幾鄂撫軍為大

帥所劾、奏

旨罷斥、彼因軍務喫緊、而向提督以舊疾復發、呈請在省就醫、 中堂親往敦請至再、堅辭不行、當以和鎮久歷戎行、謀勇素著、奏加提督銜、總統諸軍、和鎮即邀遠襄理戎幕、隨帶兵赶至全州、賊已竄出、隨跟踪追擊、連獲勝仗、並擊斃首逆蕭潮貴、賊衆直趨楚南、此二年四月內事也、

賊竄楚南

劉鎮以援救遲緩奏叅罷職遠戍旋因病身故逆匪
原欲徑赴永州、因為河所阻、遂取路道州、查道州本
有雙牌瀟濤灣等處極險要隘上係懸巖下即深河
路僅一線、計亘長六十餘里別無分路真一夫當關
之地如設兵堵守、安以大砲逆匪斷難越過、提督余
萬清、督兵專守道州、並未佈置一閒賊至、即帶兵棄
城而走使逆匪如入無人之境、署州王揆一帶勇迎
戰被賊刺傷州城因而失守、引虎入室此大誤也和

鎮馳抵道州、連日進攻、不過小勝、未能得手、當以前路要隘甚多、稟請添兵圍勦、以冀速滅妖氛、奉批添兵必須籌餉、碍難照行、隨又稟覆、以添兵數千、每月增餉、不過數萬兩、就現在道州地勢而論、可望得手、如僅就現有之兵、賊若他竄、難以分布、欲圖速滅此賊、恐致遲緩、是惜費轉多費也、如此具稟、仍未邀准、不數日賊竄郴州、桂陽嘉禾、直撲長沙、適所調陝甘官兵四千名、甫抵星沙、正在相地札營、賊衆突至、猝

不及防、被賊剌殺、僅存數百人而已、

長沙解圍

和總統與秦鎮帶兵赶至長沙省城、該逆已直撲南門、我軍於逼近賊營之天星閣緊連城根紮營數座、賊衆日夕環攻、並偷挖地道、三次轟陷城垣數十丈、均經和總統親身在城、督同副將鄧紹良等竭力堵住、立特擊退、斃賊不少、並將東南兩面聯營十餘里挖築長濠一道、深寬丈餘、為長圍久困之計、布置頗

稱周安、適向提督田粤來楚、而　中堂已先期駐紮

長沙、派委督兵駐紮河西、正在會商圍剿間、奉到

諭旨、賽尚阿督兵剿賊、日久無功、勞師糜餉、著革職拏問

進京、程矞釆於所屬地方、毫無預防、致賊竄入、革職

發往新疆、以兩廣徐制軍調任兩湖、並授為

欽差大臣、督辦軍務、而徐制軍不察軍情、以和鎮勦賊不

力、奏請撤去總統、以向提督總理諸軍、臨敵易將、軍

家所忌、九月十九日、向提督帶兵攻打河西、官軍失

利、傷亡士卒不少、且彼此任卻之際、不無意存觀望、即如賊在城外河內、用船搭成浮橋、上釘木板、街衢、如涉坦途、官兵屢次轟打、未能毀動、遠當以漢口向、有水摸、可以僱募數名前來、只須鑿穿船底、其橋自沉、如可准行、即獨力捐辦、乃以且候商量、推延多日、不爲允准、又如河西回龍潭一帶、爲通甯鄉湘潭之路、須兵二三千堵守、竟與廣東官兵兩相推諉、不即扼紥、因而賊匪乘間、於十月十九夜潛逃、路過河西、

向提督毫無覺察、而哨探又不確實、傳令各鎮將、帶兵赴湘潭追趕、二十一日趕到湘潭、始悉賊係由甯鄉奔竄、以致多繞兩日之路、二十三日官軍行抵益陽、賊已占踞縣城、兵勇連日趲程、本已飢疲、均無鬬志、向提督急於進攻、因而失利、損兵折將不少、二十四日、賊在益陽擄船多隻、出林子口、計圖北犯、我軍於二十五晚、方知確信、蓋紮營在三十里之外、故毫無聞見也、

賊陷岳州直撲鄂城

官兵責夜追擊、二十七日齊至長沙、張撫軍恐賊回竄省門、留住兩日、十一月初四日、赶至岳州、詎府城已於初三日失守、岳州本有提督博勒恭武督兵防堵、聞賊將至、先於初二日帶兵回鄂、同城文武亦臨棄城而逃、開門揖盜、真奇事也、初六日賊由岳州水陸並下、郡城已空、初七日向提督尚督兵攻打、方知賊兵已走、初九日湖南貴州官兵、赶至臨湘、上前追

殺、斬擒賊匪多名、探得大股之賊、直撲鄂城、即派總兵常祿、王錦繡、帶兵三千、由小路抄至賊前、迎頭截剿、一面赶至武昌省城應援、該二鎮本非得力勇將、雖抄至賊前、而一路要隘、並蒲圻咸甯兩城、可守之處、竟未駐守、所帶之兵、沿途遇賊、衝散不少、十一日到省、只存千餘名入城、其中和門外之長虹橋、為入城要口、原設砲台兩座、派有官兵防守、常撫軍變提督、聞岳州已失、即將防守城外官兵、全行撤入城內、

所設砲台營壘、均不拆毀、初九日水路之賊、先到漢陽、十二日攻陷府城、賊匪連日並未過江、我軍尚望在城外布置、豈料一籌莫展、十三日旱路之賊、齊抵城外、營壘砲台、概被占踞、復擄船無數、於平湖武勝門外、搭成浮橋二座、一通漢陽、一達漢口、逆匪往來如履平地、因而省城九門、被其合圍、水洩不通、十四日向提督統兵到省、彼時長虹橋尚無多賊、自應紮營李家橋、以便進剿、忽傳令退紮柏木嶺、遲至十六

日、始行進兵、而長虹橋砲台、該逆已添賊嚴守矣、我
軍連日進攻、不能破入、未幾金沙白沙二洲、又為賊
所占矣、嗣大軍移營蕎麥灣、地居上游、遠 因賊匪於
武漢兩處來往自如、城內消息不通、必須將其浮橋
燒燬、使其不能往來、以分其勢、城外官兵甚重、內外
夾攻、省城或可無虞、擬用破船多隻、聚以蘆薪、俟有
順風、即燃燒、順流而下、不須人力、當可自成灰燼、並
以需費無多、可以捐辦、婉說再三、和鎮不肯進言、二

十三日移紮東門外卓刀泉、連次攻勦、均獲勝仗、二十八日和秦二鎮、挑定湖南貴州廣西敢戰精兵數千名、攻打洪山、小別山一帶賊營、向提督帶總兵馬龍等攻打田家園一路賊壘、和秦二鎮、首先登山、兵勇奮力前進、將山頂砲台、立時奪獲、並攻毀寶通寺逆巢、及山後賊營十五座、燒死逆匪、不計其數、我軍已攻至城下、如城內官兵兩面夾擊、則重圍立解、豈料虔興接應、而馬龍進攻田家園賊壘、數時之久、未

能奪獲一處閩和茶二鎮攻勦得手心生始忌遂請
傳令收隊、次日微雪、因移營未克進兵、但東門外之
雙峯山緊逼城下、先為賊踞、二十八日為我軍所破
遠
疊請移兵駐紮、可與城內聲息相通、乃和鎮答以
從容商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天氣晴朗、既不扼守
雙峯山要口、又不出隊進攻、覬望遷延、而雙峯山又
為賊踞、仍與城內不通消息者、城之失實由於此、此
大誤事機之實在情形也、初四日卯刻、賊匪在文昌

門外、用地雷轟陷城墻數丈、登時入城、提督雙福住居公館、並未登陴、官兵全無抵禦、庸人誤事、誠堪痛恨、在城文武同時被害、得總兵常禄、副將春榮、督兵巷戰、殺賊多名、以力竭陣亡、紳民男婦死者、不可勝計、而全家殉亂者、共七百數、十家、惟我軍營鄧家灣一帶、距城不及三里、逵聞此凶耗立請和秦二鎮、轉商向提督、刻速帶領官兵、直奔城下、擬用蒲包盛土、推積入城、迎頭截殺、定可轉敗為勝、詎官軍行至

中途為總兵馬龍字瑞所阻、竟不上前援救、坐觀成敗、誤國殃民、至於此極、真天地為之寒心、鬼神因而飲泣、省城既失、忽傳令退至六十里之南鄉東湖街紮營、以就糧餉、經遠大聲疾呼、力言其萬不可行、乃止、省門陷後、首逆入城、將紳民鋪戶、無論男婦、逼脅投降、以二十五人為一軍、男有男賊管帶、女有女賊管領、其各家財物糧食、搜掠一空、每日按口給米、男人少壯者、即命出城守營、其餘分別男女館、概令歸

館住宿、彼此不許往來、可憐家則登時敗壞、人則子散妻離、即父子夫婦、均不能相顧、賊之殘虐、誠不足論也、顧當事者、如常撫軍、才識迂拘、雙提督不諳軍務、兩司及各員等、於應辦應防一切事宜、不肯發銀舉辦、以故動形掣肘、即如文昌門外有高姓墻垣高與城齊、恐賊從此挖地道、曾有川勇數十名、情願出城拆毀、常撫軍許賞銀一千兩、該勇拆去一半、請先酌給賞項、藩司梁佐源、分厘不給、因而中止、乃逆匪

恰由此處挖道而入、吝小費而誤大事、何以自解乎、
至向提督統兵應援、數至三萬有奇、抵鄂兩旬之久、
果能奮力進勦、非必不能攻入、雖係城內官兵守護
不力、而調度無方、遷延貽誤、咎實難辭、況城陷多日、
一味按兵不動、並不設法進取、連日城內逃出人民
不一而足、僉云賊匪入城、首在先擄財物、城上全無
防備、即在城住宿者、為數不多、若官兵出其不意、設
法登城、定可一鼓成功、達一聞此信、即向和秦二公

婉商、囑其轉請速辦、孰意何提督大爲不然、總以賊勢甚大、不可交鋒、必須退兵、不數日退至廣福屯、再退羅家山、畏縮無能、可鄙可笑、未幾奉到

諭旨、補授廣西提督、並授爲欽差大臣、總理軍務矣、權勢既重、幕中主筆需人、即托和公邀遠前往、辭之再三、猶復諄諄敦請、當向和公述及、向帥營伍雖尚老練、無如其人不肯禮賢下士、且左右多非君子、似非成功之人、是以力辭、謝之再三、和公始允代辭而止、隨

聞逆匪定於正月初三日、全股東竄、水陸齊下、自應
赶緊派兵堵禦、擱頭截勦、乃毫不布置、初二晚城內
火起、猶不進兵、使該逆從容行走、長驅直下、並逼脅
男婦十數萬人、押令同行、彼時在大江投水死者、又
不知凡幾、一路哭泣之聲、慘不忍聞、向帥統兵追擊、
遂告辭回家、瀕行和公訂以後約、許俟稍緩再往提
督博勒恭武、岳州參將阿克東阿、逃至京師、被獲交
刑部審訊、供認聞警逃走屬實、一併正法、

逆匪東下

逆匪東竄、初五日攻破黄州、初七日竄抵九江、連官圍撲、初九日府城失守、兩江陸制軍帶兵前來迎勦、聞九江已失、仍折回金陵、逆匪遂連陷湖口彭澤東流等縣、十五日圍陷安慶、蔣中丞文慶殉亂、懷甯縣

與史　臨亂捐軀、其餘各官、多已先期出城矣、官軍赶至潯陽、先則援應不力、致城失陷、繼而閑居多日、不為前進、和鎮同副將鄭魁士、以逆衆將到金

陵、亟應由小路抄至前途、以顧江南省城、而向帥藉養病為由、屢請起程、還延不行、迨聞金陵已失、始令僱船、一時數催、鄭副將答以何不早行、向帥即以此言為抗令、立時傳令正法、各統兵大員、力求不允、兵勇數萬、僉稱鄭係有功之將、斷不能無辜加罪、齊聲鼓噪、始令釋放、而行軍還延、人口藉藉、遂以鄭副將起程遲緩、催其速行、猶敢抗令、不遵、本應立正軍法、姑念屢著戰功、免其一死、奏請革職留營効力、如此

上陳得以掩其遲延之愆其奸險為何如也

金陵失陷鎮揚旋亦不守

逆匪於攻破安慶後太平府旋亦不守一路裹脅其勢甚衆直撲金陵先踞雨花台及上中下三關仙鶴門等處連日攻城並偷挖地道二月初十日被其破入陸制軍鹽巡道涂文鈞及府縣各員均被戕害江甯將軍福珠洪阿督率在城滿漢官兵巷戰兩日殺賊甚多無如賊勢過衆以力竭捐軀合城男婦或全

家殉亂、或罵賊身亡、或禦賊殞命、死者不計其數、而
旂營被害、尤為慘烈、城陷數日、向帥始帶兵前來江
蘇巡撫楊公文定、本已帶兵出省、聞金陵失陷、避至
江陰、為士民所逐、隨奔赴水營、適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銜許公乃釗、由廣東學差任滿、道經江南、奉
旨楊文定著革職拏問、許乃釗著補授江蘇巡撫、幫辦軍
務、賊匪既得金陵、即分股攻撲鎮江、該處副都統文
藝、並知府祿立、叅將經文岱、知縣張印坦、因兵勇無

多、彼此籌商、以守城不如守險、於是全行出城迎賊衆至高資、官兵力難抵禦、郡城旋即失守、揚州僅隔一江、聞此警信、民心驚慌、有素性好善之江壽民以逆匪烏合、苟在擄掠財物、議以同城紳耆鋪戶公捐銀十萬兩、由伊送至賊營、可免擾害、以救合城生靈、詎逆匪收銀之後、仍大股直入揚州、捏稱安民、未及三日、擄殺依然、江壽民無顏對人、旋即自盡、漕運總督楊公殿邦、兩淮運使劉良駒、帶勇防守瓜州、聞警

而退、奉
旨革職遣戍、
琦相專辦揚州軍務及鎮江失算江西解圍
漕帥楊公殿邦、運司劉良駒、帶兵防守瓜州、聞警退
走、奉
旨革職拏問、揚州失陷、具摺上聞、得
旨前大學士琦善、著授為欽差大臣、頒給關防、帶領官兵、
馳赴揚州、督辦軍務、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以

誠、前往堵防並經向帥奏派江南提督鄧紹良統帶
官兵、攻取鎮江、特雷副憲營中委員錢江諸多狂謬、
挾制上司、立拏正法、具摺陳明、得
旨嘉獎、旋升刑部侍郎、嗣向軍門因屢攻金陵、不能得手、
即於大營開爐、鑄造七萬觔大砲、遂各路調取銅觔、
時越數月之久、費銀數萬之多、方得造成、逆匪聞而
驚懼、擇日開放、砲子落地、未及城根、不但不能致遠、
而砲身業已炸裂、轉為賊人所笑、此砲現棄金陵城

外、辦理不精、誠爲可惜也特署兩湖總督張公亮基在楚製造砲船多隻、派向帥之子廕生向繼雄、並奏留楚北差委之已革知府謝繼超、管帶東下、原責令防守江口、以杜上竄、乃攜帶妓女、終日歡娛、並未實力堵守、三年四月杪、金陵之賊、乘間竄出、直趨安慶一路本無準備、未幾安慶池州、相繼而失、該逆徑奔江西、一路南康吳城、均經失陷、省門危急、得

旨派

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帮辦軍務、帶領楚勇四千名馳

赴南昌援應賊衆節次攻撲官軍奮力擊退一月之
久省城重圍始解、江臬使奉
旨加二品頂戴、巡撫張公芾以具奏截餉一事措詞近於
負氣革職、其餘各路軍務、勤辦數月、無甚起色、而六
月內鎮江之賊、因官兵疎懈、乘虛撲出、傷亡兵勇不
少、營壘數十座、全行失陷、鄧提軍督率無方、奏請革
職効力、以和鎮署理江南提督、即日帶兵五千馳往
接辦、時逺因和鎮節次馳函邀請、由楚前來、同赴鎮

江、連次督師奮力攻擊、甕賊無算、未及旬日、將所失營壘盡數奪回、聲威為之一振

上海失陷謝繼超自投羅網

八月內上海鄉約周立春、因糧米一事、糾衆倡亂、倉卒起事、官兵猝不及防、上海縣城、為其所踞、其南滙青浦川沙等處、亦相繼淪陷、復有領銀潛逃之巳革藍翎勇目謝安邦、投入上海、為之指揮、負隅甚固、奉旨派許中丞帶兵前往督勦、屢次進攻、小有獲勝、因聞謝

安邦有投誠之信、向帥急圖居功、特派謝繼超帶領親軍馳往招降、謝安邦籍隸四川、本與謝繼超同鄉、函請謝繼超入城面議、乃梟並來、不稟知中丞、遽行登梯而入、須臾謝繼超首級、懸掛城上矣、始知謝安邦、深恨謝繼超、在向營獨攬重權、妄事威福、故誆其進城致死、以洩其忿、並標以榜語、謝繼超窮兇極惡、今已滿盈、特殺之以為天下人除害云云、謝繼超者、四川資陽人也、由書識因吏務案內、在廣東得保未入

流、三十年投効廣西軍營、向帥委辦文案倚為心腹
元年賊踞永安、屢攻未下、謝繼超每於官兵將次收
隊之際、勒令上馬、於營外繞走數次、即混稱匹馬當
先、揮兵擊賊、朦混具禀、不數月間、保至知府花翎、而
遇事招搖、納賄營私、不一而足、如各勇之短數無不
代為遮飾、保舉之需索、非重賄不能列入、故而怨聲
載道、物議沸騰、嗣因逆匪竄近楚南、委令管帶潮勇
繳委抗令、經　賽中堂奏恭革職、奉

旨僅予革職、不足蔽辜、著發往軍台効力、該革員即以台
費無出、刊刻知單於各營散布、造數千金到手之後
向帥又函托張署制府、以楚北差委乏人、奏留鄂省
委用、隨即派令管帶砲船、前赴江口防堵、藉得遂其
巧詐之謀、而金陵逆匪、由江口上竄、並不堵禦、與向
繼雄貽誤事機、厥咎維、均、概置不議、曾奉
旨飭查、竟始終含糊寢事、謝繼超先因鄭副將未送台費、
在九江揑以抗違軍令、若非勇敢素著、衆兵悅服、幾

為所害、該革員於江口失事之後、向帥奏明調赴金陵大營、而作福作威、大權獨攬、氣燄更甚於前、總由向帥信任甚深、故謝安邦投誠一事、並不會商中丞特派謝繼超前往、豈料天奪其魄、自入羅網、而死有餘辜、本不足惜、但有傷國體、殊不成事、然天之報應毫髮不爽、洵足儆兇惡而快人心、許中丞奏請照知府陣亡例議卹、此等忠厚待人、非他人所能及耳、

和帥由徐到廬連復數城

小陽之初、將軍奕經、統兵防守徐州、以積勞身故、奉
旨著和春前往接辦、其鎮江防勦事務、經向帥奏以巳革
湖南提督余萬清代之、十一月和鎮行抵徐州、將防
堵事宜、安為佈置、時兩江怡制府、以鎮江防勦得力
奏請飭令和鎮折回辦理、當因金陵竄出逆匪、分股
攻陷桐城舒城兩邑、壽春鎮總兵玉山陣亡、前臬司
張熙宇聞警而退、奉
旨正法、工部侍郎呂公賢基在皖督辦團練、殉亂而亡、廬

州府城被圍、新任巡撫江公忠源、帶勇先期入城、情形甚為危急、似應先其所急、奏請指調金陵官軍四千前來、以便帶往援勦、得
旨著陝甘總督舒興阿、帶領官軍、由河南陳州馳往援應、並著和春就近酌帶官兵、剋日前往、著舒興阿撥兵四千、一並交和春帶往、仍著金陵派撥湖南貴州兵勇數千名、交秦定三鄭魁士分帶赴廬、統歸和春節制調遣、和鎮隨帶熱河旂兵一千名、山東青州兵八

百名、並隨身親軍數十名、星夜趲程、行次宿州奉
旨補授江南提督、十四日行至合肥縣所屬梁園、探得舒
制府統兵萬餘名、在距城三十里之岡子集紮營、當
即繞赴該處請撥官兵、以備攻勦、不意婉商再三不
肯派撥、十六日在梁園拜摺、據實奏聞、十七日早行
抵距城四十里店埠、即聞郡城、於是日寅刻被賊攻
陷、江撫軍同藩司劉裕鈖前藩司李本仁池州府陳
源兖等、及在城文武、或臨亂捐軀、或被賊殺害、和軍

門即就現在之兵扼要紮營、以遏北犯奉
旨舒興阿既援救遲緩、又不肯撥兵、著革職交和春差遣、
以漕督福濟調任皖撫、會辦勦捕事宜、四年正月揚
州大營、派副都統薩炳阿、帶陝甘官兵千餘名到廬
鄭副將旋帶楚軍前來、嗣署理壽春鎮總兵全玉貴
福建提督秦軍門先後營帶兵勇來廬、並江中丞之
弟江忠濬帶領楚勇二千名、為兄報仇、旋即移營分
路扼紮、二月初三日、鄭副將紮營頭敵、出其不意督

兵進取賊衆迎拒我軍先示以弱待其逼近即揮令
分路包抄殺賊二三千名大獲全勝繼復屢獲勝仗
疊有斬捦隨派秦軍門帶兵專取舒城亦多獲勝四
月克復六安州城全玉貴在廬力仗受傷越數月須
命奉
旨壽春鎮總兵著鄭魁士補授惟是廬州地方遼闊餉缺
兵單雖節次進勦疊有斬捦而賊勢甚衆拒守極堅
曠日持久屢攻未下且時雨兵譁辦理萬分棘手和

提軍日夕焦灼、常以不如速死為念、遠同總理營務
鄭鎮軍、遇事和衷商籌、盡力襄助、幸兵無懲言、尚能
奮力用命、每議及此、總以受
恩深重、雖勢處萬難、總當殫竭血誠、以圖轉圜、斷不可以
此存心、致礙大局、彼時尚肯虛心聽從者、左右無小
人也、先是廬州失陷之後、有武舉沈廣慶之子、藍翎
武生沈大誥來營、據稱伊父前奉江中丞委令在城
內帶勇守城、現被賊逼降、授以偽職、將來於中、總可

設謀、以作內應、特來營稟白、和提軍即發交番案委員候補知縣辛本旃管押、逮後數月無信、辛本旃恐沈大誥脫逃、稟請正法、遠聞此信、即向和提軍力陳其不可殺、無論伊父、能否可為內應、無妨留此子以待信息、今忽殺其子、於事無益、始允照舊管押、五年三月、我軍連破賊壘、斃賊不計其數、六月內突來援賊數萬、分投來撲、勢甚兇悍、和提軍與鄭鎮、督同各軍、節次痛擊、殲殪不少、該逆抵死不退、壽春中營遊

擊何朝亮、臨陣捐軀、竭半月之力、賊始退走、直奔柘皋、攻撲官軍營壘、為圍魏救趙之計、保升以道府用之翰林院編修李鴻章、聞賊大至、帶勇先潰、以致官軍營壘數十座、均被破入、兵勇死者、不可勝計、僅存河州鎮總兵吉順一營、賊衆徹夜環攻、吉鎮親督陜甘官兵、極力堅守、而孫軍無援、勢已危急、和提軍聞此警信、即親帶精兵數千、星夜馳往、官軍用命、奮力攻擊、殺賊多名、吉營重圍立解、一面督師分路痛勦

將所失各營全行奪回、斃賊幾及萬人、次日李鴻章來見稱譽聲威大振、以軍門為最、而軍門答以畏葸潰逃、當以閣下為先、赧顏而退、大江南北、至今傳為笑談、此後廬城賊勢漸窮、九月二十三日、由城內潛出民人羅金貴周得貴二名、來營面禀、紳民在城、被賊辱害、恨賊深如切骨、經紳士沈廣慶王子顧徐蓋臣等、與衆密商、擬於十月初一日三更後、舉火為號內外夾攻、可期得手、沈廣慶等令伊二人潛出到營

稟知、如允准照行、請放砲三聲、以排鎗三陣繼之、使
城內聽聞、知伊等到營、以便屆期舉事、等語、和提軍
正慮日久堅城未下、忽城內有此義舉、出於意外、然
深恐逆情詭譎、其中有詐、疑信相參、不敢遽允、商之
於　遠、遠會同鄭鎮軍、將此二人、傳至帳中、細加查詢、
據云城內密議、已妥、故沈廣慶等、令其出城、先行稟
報、屆期凡屬民人、皆以白布裹頭為記、如何動手、如
何協同官軍殺賊、歷歷如繪、反覆盤詰、所說如一、當

令將商辦情形、詳細寫出、情詞甚為真摯、毫無疑似、且與沈大誥前言相符、當以確然可信、力請速允、不可失此機會、和提軍方准照行、初一日午刻大砲三聲之後、繼以排鎗、是夜三更、我軍分路齊進、距城附近一帶潛伏、忽城上鎗砲如雨、官兵愕然、以為走露風聲、伏至四更、鎗砲不止、即欲收隊回營、遠意兵勇衆多、雖潛伏以進、而懸高靜聽、總有聲息、故賊頻聞鎗砲、恐我軍襲其城也、其內應一節、該逆未必知覺

隨即專人飛致和鄭二公、無論真偽、必須候至天明、如城內並無舉動、方可收隊、此信到時、恰值城上鎗砲無聲、俄而城內四路吶喊、官軍在城下一齊接應、登時火光四起、官兵沿梯而上、守城賊匪、夢寐驚覺、不知官兵多少、我軍刀砍矛刺、立殺多名、頃刻之間滿城喊殺聲振山谷、逆匪多已睡熟、猝不及防、開門奪路、紛紛奔逃、自相踐踏、官兵會合眾民盡力刺殺和帥同都統麟瑞、常清、鄭魁士等、扼住各要口、痛加

勦洗計斃賊三萬有奇、生擒二千餘名、於初二日丑
刻、將廬州府城克復、衆志成城、真紳民之力也、即日
拜摺報捷、得
旨和春調度有方、著賞穿黃馬褂、並騎都尉世職、福濟協
力同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頭品頂戴、鄭魁士賞加
提督銜、常清開復革職處分、麟瑞賞加頭品頂戴、江
忠濬以知府即選、賞戴花翎、其餘將士文武及沈廣
慶等均加升賞、

逆匪北竄

賊匪占踞廬州之後、於四年二月、分股攻破六安、隨陷霍邱、歷潁上直趨河南、豫省防堵官兵無多、被其闌入、未幾懷慶府城、猝爾不守、奉
旨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著授爲欽差大臣、統兵前往督勦、官軍節次進攻、斬擒甚衆、賊勢漸蹙、我兵四面合圍、日夕攻打、該逆無計可施、於九月初寅夜開城潛逃、官兵截擊、斃賊數千名、將府城克復、飛章報

捷得

旨訥爾經額著賞穿黃馬褂、雙眼花翎、距餘賊一路裹脅
竄入東省高唐州等處、徑趨山西、晉省防兵甚少賊
匪突至、堵禦不及、以致平陽府城、倉卒失陷、占踞未
久、即全股竄至直隸、連失數縣、奉
旨賊匪由豫北犯、竄入直省、訥爾經額未能先事預防、著
革職拏問、嗣逆匪由靜海獨流、攻破天津、經官軍跟
勦、殲殪何止萬人、該逆轉至馮官屯據守、

欽派僧邸統領滿漢官兵勦辦、我軍晝夜環攻、殲擒不少、
隨開挖長濠、四面合圍、賊勢窮促、屢次乞降不准、十
二月僧邸親督官兵、攻破賊巢、殺賊不可勝計、並生
擒逆首李開方、及賊目多名、當分别檻送京師、以極
刑處死、並於軍前正法、旋即凱撤奏
旨僧格林沁勦辦有方、著世襲王爵、其餘各文武、均大加
陞賞、
蕪湖得而復失甯國旋亦不守

四年夏間蕪湖逆匪特出滋擾鬼蜮伎倆意在窺伺甯國府城向帥派已革提督鄧紹良總兵明安泰督帶精兵三千前往攻勦該逆分股迎拒我軍兩路痛勦斃賊無算賊衆死力抗敵官兵屢攻屢勝隨即四面合圍該逆計窮欲遁鄧明二公揮兵不分雨夜四路設伏賊匪潛出官軍迎頭截殺屍横遍野立將該縣縣城克復奏

旨鄧紹良著賞給提督銜明安泰交部從優議叙未及兩

月、逆匪乘蕪湖官兵不多、大股突至、以寡不敵衆、被其破入、逆匪即分途直撲甯國、守城兵力甚单、郡城旋亦失守、添派記名總兵蔡應龍、副將銜遊擊楊瑞乾等、帶兵往勦、於離城七十里之油榨溝紮營、此地四面皆水、未及進攻、黄夜為賊合圍、蔡楊二將、同時陣亡、官軍死者、數千人、嗣經鄧提督統領兵勇、隨時攻勦、屢有斬捦、五年三月内、我軍殺入城内、殲殪不可勝計、即將府城克復、奉

旨鄧紹良著補授陝西提督其餘在事出力文武陞賞各
有等差、先是上年秋間、金陵賊匪不時出撲、向帥率
師攻勦、於雨花台七橋甕等處連獲勝仗該逆撲犯
東壩、總兵德安、帶兵攻打、殺賊極多、旋即奪回、厥功
甚偉、奉
旨補授湖北提督、惟成都將軍蘇布通阿、因督兵進勦、為
火藥燒傷、越日殞命、總兵馬龍因病身故、許中丞督
勦上海、日久無功革職、以江蘇藩司吉爾杭阿、陞授

江蘇巡撫、接辦勦捕事宜、未數月上海克復、得
旨吉爾杭阿著賞加頭品頂戴並賞勇號首犯周立春謝
安邦均生擒凌遲處死、時揚州為官軍合圍、賊勢窮
促、十一月該逆竄出、即將郡城收復、副將馮景尼未
能堵禦、經琦相奏請正法、秦軍門督師舒城、四面圍
攻、六年正月十四日寅刻、官軍破入、殲捦賊匪幾及
萬人、將縣城克復、奏
旨秦定三著賞給騎都尉世職、總兵音德布、珠克登、郝光

甲、均開復原官、

湖北省城二次失守

三年八月、江西省城解圍、逆匪上竄廣濟縣屬之田家鎮、我軍營壘數十座、被其攻破、遂直撲漢口、屯聚多日、官軍節次奮力痛勦、殲殪無數、該逆始黃夜退去、四年春間、賊衆由九江攻破黃州、制府吳公文鎔力戰捐軀、死傷官兵不少、該逆直撲漢皋旋亦淪陷、六月初二日、武昌省城、又復失守、巡撫青麐、因平日

待兵甚厚、賊將入城、為衆兵救出、自應奏請治罪、一面請兵救援、乃並不具奏、遠赴湘南、奉

旨以閣署先逃正法、藩司岳興阿、臬司曹懋堅、及在城文武、竭力禦賊、均以力盡捐軀、賊踞省門之後、各鄉擄掠、戕害生靈、慘不忍聞、是年楚省收成歉薄、粮食不繼、我軍無分雨夜、叠次攻打、賊勢難支、八月二十五日、該逆開城而逃、專擄漢口婦女無數、官兵攔截殺賊無算、救回男婦多名、即於是日將省城克復、其黃

州九江等處、亦相繼而復、奉
旨荊州將軍台湧、著補授湖廣總督、江蘇布政使陶恩培
補授湖北巡撫、臬司夏廷樾、補授湖北布政使、
武昌省城三次失守
鄂城二次克復後、官軍於黃州以下、節節防堵、年餘
以來、地方安靜、惟宜昌襄樊、土匪竊發、台制府未能
預防革職、五年正月官兵在九江防所、慶賀新年、終
夕飲酒遊戲、為賊所窺、須臾大股突至、兵勇不戰而

潰、兩湖楊制府霈、在黃州聞警、帶兵折回、並不駐省、賊衆跟踪而至、先破漢陽、旋踞漢口、殺戮甚慘、省門兵勇無多、於二月十七日、被賊破入、楊制府引虎入室、革職巡撫陶公恩培、禦賊力竭被戕、在城文武死亂不少、總兵王國材、帶兵殺入城內、斃賊甚衆、一面請兵援應、以圖恢復、胡撫軍駐兵漢口、猶豫不信、未經撥兵援應、以致復失、該逆於攻陷省城後、即分股直撲岳州、連陷數邑、計圖暗襲長沙、經存籍侍郎曾

公國藩、總兵塔齊布、道員李孟羣等、合力痛勦、大挫賊鋒、該逆敗北、我軍跟追、布政使銜湖北臬司唐公樹義、由鄂帶領砲船、迎頭截擊、於金口江面、被賊砲傷、落水捐軀、布政使銜浙江甯紹台道羅澤南、帶勇攻城、身受鎗傷、越日殞命、制府官公以荊州將軍補授、督率官軍晝夜環攻、竭數月之力、賊勢窮促欲遁、乃先將漢口數十里、層街疊市、焚燒盡淨、又將省門黃鶴樓、聚薪焚燬、以數千年之古蹟、一旦毀為平地、

為神人所共憤、天理所不容、即愚夫愚婦、皆知其斷
難久存者也、十月二十四日夜、賊衆開城潛逃、官兵
截殺無算、於是日克復省城、餘賊盡奔九江而去、得
旨官　著賞加太子少保銜、補授協辦大學士、巡撫胡林
翼著賞加太子少保銜、頭品頂戴、曾國藩著補授兵
部尚書、塔齊布補授湖南提督、楊載福補授福建提
督、在事人員、均加陞賞、
捻勢復張官兵攻破三河並復廬[illegible]

皖北捻匪、特而聚集、到處搶掠、經三品京堂袁甲三統師勦辦、疊次痛擊、殲捦不少、其勢已衰、無何因截餉銀一事、為福中丞所劾、奉
旨革職交怡制府查奏、因而捻勢又張、和帥奏派鄭軍門帶兵往勦、而捻匪甚眾、兵力過單、四月內在懷遠為賊裹圍、身受數十傷、奉
旨賞穿黃馬褂、並頒給如意拔毒散、和帥率師攻打三河逆匪負嵎甚堅、得副將程智泉等、揮兵日夜痛擊、斃

戕無算、八月十八日、該逆勢窮欲遁、我軍四路設伏、
賊衆於三更後潛出、官軍截殺、殲擒將近萬人、隨將
三河克復、惜程副將於先三日陣亡、餘賊竄赴廬江、
和帥督兵親往、賊出迎拒、我軍奮力剌殺、逆勢潰敗
官兵進入城内、殲殪殆盡、於二十日、將縣城克復、具
摺上陳、得
旨和春於三日之内、連復兩城、奮勇可嘉、著賞給御用班
指翎管荷包等件、惟是年五月賊匪竄擾甯國、勢甚

猖獗、金陵節次撥兵往援、仙鶴門外一帶、兵力單
乃大股逆匪、乘間突出、官軍以寡不敵衆、連失營壘
賊勢鴟張、不得已棄句容、以全軍退守丹陽、逆衆跟
蹤而至、向帥督同總兵張國樑、奮力督勦、連獲勝仗、
奪毀賊營多處、殺賊數以萬計、勢窮而退、蘇常危而
復安、奉
旨向榮未能先事預防、著革職、暫留督辦軍務、將軍福興
著幫辦軍務、張國樑著賞加提督銜、幫辦軍務、七月

向帥以積勞身故奉
旨交部從優議卹、和春著授為欽差大臣、未到以前、著怡良署理、其皖省軍務、交鄭魁士接辦、旋復巢縣無為州等處
和帥督辦江南軍務
九月和帥移節丹陽、途次全掀、馬失前蹄、皆跌倒地逾時方醒、休養一日、二十三日行抵丹陽、二十四日接收大臣關防、奉

旨福興著馳赴江西會辦軍務、十月十六日、和帥紮營句容、十八日督師進攻、急圖直逼城下、左膀被賊鎗傷

奉到

硃批、主帥專司調度、不應親身赴敵、著賞給如意拔毒散

十一月因兵勇缺餉數月、蘇省每月只給銀四萬兩、他省協濟、多未解到、望餉甚殷、本省不肯籌給、具摺

上陳、得

旨怡良著來京、兩江總督著何桂清補授、江蘇布政使何

俟著原品休致七年五月何制府到任、並調新授雲南粮道王有齡、前往上海、清理關税、籌畫餉項、極力查辦、未及兩旬、而餉銀已旺、每月竟可得銀四五十萬兩、足敷軍興之用、士卒飽騰、軍心鼓舞、出於意外、未幾王觀察陞授江蘇臬司、而溧水縣城、經總兵傅振邦督師攻勦、於五月內報捷、其句容縣城、和帥親督進取、閏五月二十二日、亦已克復、先後奏報、奉旨和春著賞加太子少保銜、加三等輕車都尉、張國樑著

賞穿黃馬褂即應移師攻取鎮江先經張帮辦帶兵
前往特前任江蘇巡撫許中丞奉
旨著賞給三品頂戴赴和春軍營辦理文案到營後和帥
具摺奏保得
旨著帮辦江南軍務七月和帥移營鎮江會同張帮辦節
次攻勦斬擒逆匪不可勝數該逆屢被懲創其計已
窮十一月十八日三更賊衆潜遁官軍追殺無算旋
將郡城克復其揚州軍務先係琦相督辦總兵瞿騰

龍等陣亡嗣琦相以積勞身故奉
旨派將軍托明阿接辦侍郎雷以誠幫辦又因進勦失利
改派都統德興阿督勦幫辦軍務雷公以誠因失察
其婿在營舞弊於揚州置買產業經德帥奏參革職
遣戍十一月十八日揚城瓜州之賊盡趨南岸兩城
亦於是日收復奉
旨和春著賞戴雙眼花翎晉加二等輕車都尉德興阿著
賞穿黃馬褂騎都尉世職張國樑著賞給騎都尉世

職、許乃釗著賞戴花翎、

我軍攻克秣陵後賊犯灣沚官兵失利

七年十二月、全軍移紮金陵逆匪不時哭出我軍痛

擊、疊有斬捻、八年二月、賊衆竄踞秣陵關、和帥派翼

長王浚等、帶兵往勦、總兵虎坤元臨陣捐軀、官兵連

日進攻、奪獲賊營多處殲捻不少、將秣陵關奪回、留

副將陳步高帶兵駐紮、和帥以張帮辦調度合宜、奏

請鼓勵、得

旨和春著晉加太子太保銜、張國樑著賞戴雙眼花翎、許
乃釗著以三品京堂候補、王浚著記名以提督用、隨
將金陵城外、開挖長濠一道、深寬二丈、按段派撥官
兵駐守、四月內江西逆匪竄至浙境、江山常山兩縣
繼失、直撲衢州、經福將軍帶兵赶到、督率登陴守禦、
節次攻勦、大腿受傷、將賊擊退、府城解圍、賊衆撲犯
嚴州、郡城失陷、金華杭州一帶勢甚危急、奉
旨和春著兼辦浙江軍務、酌帶精兵數千、馳往督勦、因先

期滋患風疾、陳明俟病痊起程、一面揀派總兵周天培、明安泰、副將朱承先遴帶精銳兵勇數千、馳赴會同總兵周天受李定太等勤辦明鎮在金華以積勞身故未幾連復數城、浙境全清、餘賊竄往閩中、周天培帶兵追擊、殺賊甚衆、軍務告竣奉

旨周天受著補授湖南提督、周天培著記名以提督用、李定太著加提督銜、朱承先著記名以總兵用、十月內外來逆匪、竄至小丹陽一帶擄掠、經總兵戴文英等

帶兵前往、節次痛擊、殲賊無算、餘賊紛紛竄逃、傳聞蕪湖逆匪、將有蠢動、逺請飭戴鎮、督兵駐紮小丹陽、不必急急回營、此處與金陵甯國、均相距不遠、恰係適中之地、有此一軍、足以壯聲威而杜窺伺、如逆匪來犯可以就近策應、和帥頗以為是、不數日張副帥力請調回、直到金陵、而蕪湖賊衆竟由小丹陽直犯灣沚、攻撲官軍營盤、鄧提督飛檄告急、一再而三、始派戴鎮帶兵往援、惟賊多而悍、我軍先後接仗、未能

取勝十一月十四日以寡難抵衆被賊連破營壘郡提督戴鎮軍均力戰陣亡死傷士卒不少幸郡城得保無虞奉

旨浙江提督著鄭魁士補授督辦皖南軍務鄭提軍接事後清查勇數修理軍裝革除軍中一切積習因循疲玩者予以嚴懲奮勇出力者量為優嘉軍威為之大振閭閻賴以乂安洶稱紀律嚴明逆匪不敢窺伺九年六月因催餉措詞過激為浙江巡撫胡興仁所劾

奉到
寄諭、著和春查奏、嗣具摺覆陳、謂與撫臣意見不合、似未
便仍令督辦云云、奉
旨皖南軍務、著另行揀員接辦、和帥請以湖南提督周天
受統兵督勦、以鄭提軍防守東壩、均如所請行、未幾
復奉
旨、胡興仁著來京、胡公卸事後、請假回籍、因先有湖州紳
民在京具控、終日在署演戲、不理政務等款、奉

旨著嚴查具奏、不准回籍、

六合失守

六合斗大孤城、逼近江浦浦口、與金陵一江之隔三年春間、賊陷江甯省城、署知縣温紹原、督率團練登陴守禦、官民一心、防備甚固、逆匪叠次來撲、無不立時擊退、因屢著奇功、節次奏奬、奉
旨以道員補用、隨又加鹽運使銜、八年七月安慶桐城之賊、竄陷舒城後、浙江布政使李續賓陣亡、廬州旋亦

失守、某縣因而復失、德帥時督兵浦口、和州賊衆大
股哭至、官軍迎勦失利、全軍潰散、自應收集兵勇力
保六合、豈意官兵退至仙女廟邵伯一帶、置六合於
不問、溫道節次請援、德帥一兵不發、和帥於金陵大
營派撥兵勇三千餘名、委總兵馮子材管帶渡江援
勦、賊衆來撲、未能取勝、旋又添兵三千、不料爲賊所
乘、連次大敗、而六合已被合圍、望救如切雲霓、和帥
焦急萬狀、時遠因病在丹陽就醫、和帥馳函相商、即

呈

答覆以馮鎮甫膺專閫、獨當重任、未免呼應欠靈、六合與金陵本屬齒相依、亟應添兵援救、若再令馮鎮勦辦、軍失銳氣、萬難得力、必須另選精兵數千、移請張副帥帶往、先解六合重圍、一面移撥鎮江官兵駐守揚州、以防他竄、兩面夾擊、六合可保無虞、幸勿遲緩云云、此八月二十八日事也、和帥接閱此信、頗以為是、遲至九月初五日、始同張副帥商定、詎張副帥與溫道不甚浹洽、初七日帶兵起程、不由龍潭橋過

江、直抵六合、乃遠赴鎮江、又將防守鎮城官兵、撤回金陵、聲言先顧揚州、渡江之後、因萬福橋為賊拆倒、運木搭橋、耽延五日、初九日 遠病痊到營、問何以不由龍潭橋渡江、先救六合、和帥無詞以對、再請撥兵往救、含糊不應、張副帥帶兵到揚、僅存空城、並無一賊、於是粉飾其詞、飛檄報捷、十六日行抵儀徵、亦無賊蹤、又復飛報捷音、蓋大股盡趨六合、我軍名則先顧揚州、實乃避重就輕、如此存心、真令人為之痛哭

後允以克復揚州聲請獎勵誠爲可笑也十八日早
統兵進發逐次開礮逆匪已於是日寅刻轟開地道
而入縣城已失宣化鎮總兵羅玉斌同溫道並知縣
李守誠及辦理營務之藍翎同知銜湖南候補知縣
馮銘本等督兵巷戰均以力竭被害溫道之妻褚氏
次子知縣溫輔材同時殉亂守城官弁兵勇死者不
計其數東壩一帶賊匪知溧水官兵分撥江北乘虛
而至我軍以寡不敵衆縣城亦於十八日失陷總兵

虎嵩林督勦不力、和帥奏叅革職、即派總兵張玉良等帶師往勦、連次獲勝、殺賊多名、未及一月、於十月十四日、將縣城克復、奏
旨張玉良著賞加提督銜、
和帥兼辦江北軍務
廬州府城於八年七月復失之後奏秦軍門鄭鎮軍先已奏
旨飭赴金陵協勦、福中丞奏請於江南大營揀派得力大

員、前往勦辦、和師請以防守東壩之湖北提督德安馳往督勦、正值逆匪竄陷全椒、直撲天長、德提軍帶兵往攻、為賊所乘、臨陣殞命、縣城旋即失守、奉

旨湖北提督着周天培補授、特奉軍門以積勞成疾在溧水軍營身故、嗣捻首薛小占踞江浦縣城、赴水營遊擊賴鎮海處投誠、情願獻城、經張副帥轉請和帥酌定、准其投降、隨據將城池獻出、所部六七千眾、造冊作為義勇、其餘婦女幼孩、亦按名月給口糧、薛小去

逆夥順、真心向化、取名薛成良奏請
賞給三品頂戴花翎、以次頭目人等、均有陞賞、賴鎮海以
副將即補加總兵銜、即令專守江浦、周軍門由閩折
回、帶領官兵紮於江浦要口、以資控制、藉圖進取六
合、十月二十等日、逆匪連日寅夜來窺、均經隨時擊
退、無如逆情詭譎、時而半夜吶喊、時而開閙鎗砲、並
四路潛伏、驚擾不休、周提軍急圖滅此醜類、帶領八
成隊伍、分途剿擊、該逆且拒且退、官兵追趕、深入重

地、伏賊齊出、特值黑夜、我軍進退無路、連失營壘數十座、周提督年未三旬、勇敢素著、身先士卒、屢立奇功、竟以力竭陣亡、將士死傷不少、深為婉惜、但夜不興兵、古有明訓、不料因此誤事、未免有失計算、所謂勇有餘而謀不足也、時張副帥紮營江浦、相離不遠、聞警往援、已在事後、揮兵堵禦、幸江浦縣城、得以無恙、奉

旨湖北提督著王浚補授、九年二月奉

吉德興阿於上年六合被圍、不為援救、著革職、和春著兼
辦江北軍務、等因、和帥以獨當一面難得其人、相向遠
籌商、遠以鄭軍門謀勇兼優可勝此任、和帥深以為
可、轉商張副帥王翼長、均為不然、蓋素與鄭不和、以
致和帥游移不定、先令總兵張玉良帶兵渡江、旋又
加委總兵熊天喜前往會辦、時有候補提督鞠殿華
威逼參將冷震東自縊身死、揑報病故、和帥飭查、該
提督畏罪、旋亦自盡、張副帥力保廣西提督李若珠

幫辦軍務、和帥即奏請帶兵渡江、未幾紮營六合其紅山窰要隘、為我軍出入咽喉、不為派兵扼紮、乃逆匪以大股擋住、官軍出入無路、破賊圍住多日、張副帥親帶官兵、屢攻不能解圍。一月之久、粮食火藥已盡、殺馬而食、兵勇竟有餓死者、李若珠無法突出、得遊擊詹啟綸、假以逆匪旂號、黑夜繞道、混出重圍、惟官軍萬餘之多、李若珠並不知會、一同衝出、可憐死於賊者六千有奇、僅餘三四千人而已、忍心害理、誰

不爲之痛惜、該提督本非勇敢之將、早知不能勝此重任、如此僨事、並不據實嚴叅、且復代爲掩飾、軍威不振、所以人心解體也、

克復九袱洲並上下關

咸豐九年、歲在己未六月既望、張副帥國樑、以金陵城內、賊匪不多、六合浦口、逆黨亦甚寥寥、其機可乘、如能籌餉五十萬、添勇一萬名、會合現在官兵、四面合圍、斷賊接濟、三月之內、可期成功、和大帥聞之甚

意、連日商議斟酌再三、張副帥翊然自任、屢稱確有把握、和帥即欲親赴常州、與何制府面商、並邀同往、當以金陵逆匪無多、自應趕緊添兵、水陸合圍力遏外援、而復堅城、但地方遼闊、圍勦誠非易易、許以三月為期、言之太速、賊情時有更變、恐難有此把握、況現值餉銀支絀、籌畫維艱、而大營兵勇數本不足、此時新募既須精銳、尤當足數、方可制敵、以期一鼓而下、萬一稍有不實不盡、即不能應期成功、未免難

以對人必得籌計萬全再行前往、和帥急圖成功、遂以遂信為過慮、遂因意見不甚相合、未便偕行、和帥隨於六月二十六日、前赴常州、七月初一日、轉回大營、據云已向何制府及王方伯商定、允籌餉銀五十萬兩、赶緊解營、未及一月、陸續解到、即派游擊姚紫陵悰定安等數員攜帶銀兩、赴廣東潮州一帶招勇、一面由翼長王浚就近招募、嗣復會商、欲克金陵、必得先清皖南、而甯國府為浙省門戶、我軍圍攻金陵

逆匪必犯甯郡、若金陵分兵往援、仍被牽制、勦辦殊屬棘手、不如由浙亦籌餉五十萬、添勇一萬名、嚴防甯國、縱援賊大至、兩路攻勦、不難得手、商定後、許中丞即於七月杪回杭籌辦、未幾信至、悉如所議辦理、旋即籌餉五萬兩、委解到營、不意九月內、江浦逆勢披猖、周提軍督勦失利、連陷營壘、力竭捐軀、許中丞來信、謂浙省官紳、以和張二帥、自顧不暇、焉能兼顧浙江、所議籌餉五十萬添勇之舉、似難照行、和帥與

許中丞不合、即由此起、未幾中丞之子花翎陝西候補同知許繹駋、姪曾孫花翎運同銜海州運判即補直隸州知州許寶書、請假回籍、未赴和帥處稟知十二月內、和帥即以私行出營、一並奏參革職、張副帥同合營文武婉求再三、堅不允從、雖係公事、而過於認真、未免大失忠厚也、十年正月、探得九袱洲逆匪多赴上游、其勢可乘、隨傳令水陸並進、連日攻勦、疊獲勝仗、初九日寅刻、我軍四面圍攻、逆勢不支、紛紛

奔逃、官軍痛擊、殲殪不計其數、遂於是日黎明、將九洑洲克復、飛章馳奏、奉

旨和春等勦辦有方、其最為出力之總兵黃彬等、均賞給勇號、其餘在事出力文武、著查明保奏、正在開單列保間、因閏三月十五日金陵兵潰、未及奏奬、九洑洲克復之後、軍威大振、賊膽已寒、旋有賊內偽職秦禮國謝茂廷、遣人赴總兵熊天喜營內請降、獻上下二關、並云已通知城內、及雨花臺等處接應、乘其無備

即可殺入、則金陵舉手可得、熊鎮稟知和帥、飭即安辦、詎翼長王浚、以此事不應遲稟大帥、迨二月初二日四鼓進兵、上下二關、已據獻出、正可乘機殺入城內、乃王浚帶兵數千、並不前進、使熊天喜孤軍深入其勢不支、幾為所陷、旋即退出、其江東橋雨花臺接應之人、為賊窺破、次日殺害殆盡、此王浚心懷忌刻、大失事機之實在情形也、乃和帥不責王浚之有意誤事、轉斥熊鎮之禮節未週、溺愛不明、至於如此、以

致急切不能成功、實乃自速其死耳、秦禮國謝發廷
投誠可嘉奉
旨均賞四品頂戴花翎、即令防守九洑洲、以獎其勞、
賊陷杭州金陵派兵往援旋即收復
金陵大營、自九洑洲克復、並上下關收復之後官軍
水陸合圍、逆匪接濟已斷、屢有賊划裝載糧食、當夜
偷行、叠為水師所獲、斬首甚衆、城內米糧殆盡、賊衆
驚慌、先則殺馬而食、繼而餓死不少、逆勢實已萬分

竄處德勝門雨花臺等處屢有大股來撲、意欲衝圍
而出、均為我軍擊退、該逆被圍緊急、無計可施、已成
阱獸、外賊因無法攻入、遂糾合上游死黨、由蕪湖直
趨南陵、分撲涇縣、歷灣沚奔犯廣德州、距一路兵不
甚衆、被其連陷數城、廣德為浙省門戶、既被占踞、則
湖郡杭州、同時戒嚴、無何長興又被攻破、泗安亦復
失守、官兵屢敗、該逆一路裹脅、人數既衆、到處賊踪、
如入無人之境、逕犯杭州、金陵於未得警信之先、節

就解到銀五萬兩、招募新勇二千名派員管帶馳往聽候調遣、而何制府告急之信、一日數次、又派總兵朱承先帶兵勇二千、馳赴援應、再派浙江提督鄭公魁士管帶官軍四千、由宜興赴長興杭州一帶迎勦此起官兵、甫至宜興、因值天雨、借居民間空房、就便取其柴薪、該縣紳士、以兵勇騷擾、並云鄭提軍管束不嚴、和帥連接制府來信、不得已將此軍撤回、此大錯也、隨派副將馮日坤帶領三千餘名、防守東壩

顧建平以千餘名令鄭軍門帶赴溧水另飭總兵劉季三帶兵三千駐防宜興而杭州警報頻至和帥又飛飭記名提督張公玉良由六合帶兵二千即日渡江赴浙援勦張提軍統兵將次到杭正值逆匪圍攻湖州甚為喫緊遂即馳往會合水師總兵曹秉忠紳士趙景賢連日痛擊斃賊無算城圍立解隨即帶兵赴杭途次聞信浙省已於二月二十七日為賊攻破幸滿城得瑞將軍昌督同旂營官軍防守甚嚴逆匪

日夜環攻、均為旂兵擊敗、覺賊不支、何制府在常聞警、又飛致金陵大營、多派官兵往勦、維時江南江北存兵無多、無可再抽、於是再三籌商、將江浦縣城退出、可抽兵勇數千、分赴各要口防守、一面揀派壽春鎮總兵熊天喜、帶兵三千、馳浙會勦、杭省失陷後、巡撫羅公遵殿、署運使繆梓、杭嘉湖道葉堃、甯紹台道仲孫懋、候補道許琅、杭州府知府江士松、仁和縣知縣李福謙等、或城破身殉、或禦賊戕害、省門紳士知

前侍郎戴公熙等、並男婦大小、或臨亂捐軀、或罵賊身亡、死者不可勝數、三月初一日、張提軍帶兵赶到、知滿城未失、立即派人設法入城、知會將軍內外夾攻、賊衆見我軍哭至、不知多少、共相驚愕、官兵痛擊、賊死甚衆、餘皆敗走、於初三日卯刻、將杭省克復、捷書上陳、奉

旨瑞昌著賞穿黃馬褂、賞戴花翎、張玉良著賞穿黃馬褂、賞給騎都尉世職、用示褒嘉、惟臬司段光清、先期出

二百

城、著革職拏問、隨奉

上諭浙江巡撫著王有齡補授、廣西提督著張玉良補授

浙西敗賊回竄金陵兵勇不戰而潰

杭州省城、經張軍門會同瑞將軍克復之後、敗賊竄回歷泗安廣德一帶、分撲甯國、建平、先經金陵大營札飭副將翠克勲帶兵勇三千、扼守高淳、副將馮日坤、帶兵三千有奇、防守東壩、兼顧建平、乃未到東壩而建平已被賊破、翠克勲聞警潰退、其東壩旋即失

守賊勢蔓延於是溧水被圍、句容戒嚴、金壇宜興同時告急、常州警信頻至、和帥又於江北抽派兵勇二千、交副將劉成元管帶由常郡前赴金壇、會同參將艾得勝、周天孚所帶之兵、加意防堵、一面飛飭總兵劉季三、嚴守宜興、惟句容相距金陵甚近、又係大營後路、必須揀派得力大員選帶勁旅數千、方足以資捍禦、疇躇再三、據翼長单開、請派梁克勳帶原部兵勇三千、前往防勦、遂當以梁克勳係新敗之將、所部

兵勇此刻數不滿千、且軍械多已遺失、萬不足恃、和帥答以無人可派、遠又云副參中尚有可用之人、他人皆可派、獨梁克勳不可派、務請另揀得力之員、以免僨事、和帥即怒形於色、請遠揀派、遠復以此係全局所關、若句容有失、大營後路已斷、丹陽無重兵扼守、萬一被其突至蘇常休矣、遠本幕賓、原不應妄參末議、今不避嫌而言、出於萬不得已、非我一人私事、尚望斟酌為是、和帥始改容云、所見何嘗不是、此時

暫且派去、如不得力、再行更換、梁克勳帶勇前往、並不登陴守禦、亦不在城外紮營、各勇散居民房、閏三月初三日、溧水賊匪、分股直撲句容、署知縣候補知府趙廷銘、聞信親往、會同梁克勳赴城外山頭瞭望、見黃旂紛紛而來、趙廷銘本帶有團練三千餘名、立請梁克勳派隊迎擊、該副將答以回城派隊、不料竟帶勇出城而去、維時賊衆愈近、勢極兇猛、鄉勇迎抵、被賊傷斃多名、力不能支、因而敗退、縣城旋即失守、

句容、既失、大營後路已斷、和張二帥同王翼長壽商派記名總兵張威邦、帶兵勇三千餘名、紮營湻化鎮以扼賊之來路、張威邦所帶兵勇三千有奇、實則不過一千餘名、且該副將素非勇敢、因係翼長門生、派充營務處、向無戰功、疊邀保擢、帶勇駐守湻化、並不紮營、初七日午後、句容賊匪突至、張威邦一聞警報即帶兵勇退回大營、湻化鎮遂為賊踞、相隔金陵僅二十餘里矣、和帥始將該副將同梁克勳一並奏參

革職留營、所短勇數、並不飭查、初八初九兩日、該逆在於相離大營數里之馬鞍山頂、遍插旂幟、十一十二等日、天氣晴朗、賊衆下山、漸次逼近大營、不過二三里之遙、分為數股、往來游奕、每股約三四百人、通共不及五千之衆、多無器械、尚有在山腰排立執藍旂者、二股、以千里鏡照之、盡係婦女、遠出營看視確切不移、是賊並無多、大半裹脅、即請派隊迎擊、如酌量許以獎賞、定可一鼓殲旃、和帥云、此賊勢已窮蹙

俟其再游兩日、乘懈擊之、不難一仗成功、何必急急究係文官、胆怯、其實不足慮也、遂又云、此賊數本無多、已於山上山下、往來四日、不可謂不懈矣、若再遲遲、逆情多詐、恐防有變、和帥即大笑拂衣而起、不復回答、此合營所共知也、不意十二日夜間大雨、十三十四兩日晝夜不止、十五日立夏、辰刻風雨交加、無帶水霑、城內逆匪被圍緊急、見外援已到、遂大股突出、連拋火罐、落於副將雷安邦營內、火藥轟發、人聲

鼎沸、登時大亂、梁克勲張威邦營盤、均在附近、並不
開放鎗砲、即帶兵勇潰退、營外溧水句容等處、逃來
難民甚多、一見營內兵勇潰出、扶老攜幼、哭聲振天、
援賊乘勢撲至、內外夾攻、頃刻之間、得勝門至江邊
一帶官軍營壘五十餘座、全行失陷、陝西延綏鎮總
兵黃靖、副將馬登富、雷安邦等、均歿於陣、文案委員
候補中書陳克家、山東候補州判吳士諤、擬保知縣
河南即補府經歷馮慶祥等、俱罵賊而亡、官兵死者

數萬人、張副帥聞信馳往、將上方橋拆斷、東路各營
始得瓦全、逆匪內外既通、重圍已解、其勢復張、我事
功敗垂成、雖由軍心不固、而大帥愎諫、出人意外、乃
外寇臨門、不肯攻勦、觀望遷延、坐失機宜、遂使前功
盡棄、尚復諉之於數、誤國殃民、能不為之痛哭、張副
帥由上方橋收隊回營、滿擬會商、必有良策、據稱橋
已拆斷、可以杜賊來路、大帥營盤可期無虞、即匆匆
而去、旋聞附近各壘、多有帶隊出營者、僅存小水關

駐營孝陵衛一二營而已遠向大帥云從前向帥金陵兵潰係由寡不敵衆彼特餉銀尚充故從句容退守丹陽得以保全蘇常今則軍心渙散情形不同且後路節節皆賊兵勇大半潰退大營已成孤注逆勢又復鴟張設大股來撲斷難抵禦不如暫退鎮江軍火器械尚多張副帥營內現存銀十萬有奇可以先行散放以安衆心然後重整軍威嚴守丹陽以顧蘇常徐圖進取仍可轉敗為功和帥云金陵地勢遼闊

圍勦本不易易、今上方橋以南、既為賊有、我軍駐紮小水關、地面不寬、守之尚易、即可進勦、何必退往鎮江、遠又婉言至再、和帥即怒容滿面、不復作答、遠隨往許帮辦處懇其轉勸、迨婉商再三、堅不允行、復往請張副帥公同商計、不意甫經言退、大帥即怒形於色、拂衣而走、二更時外間警信頻至、皆云左近營盤大半空虛、大營危在俄頃、遠復向和帥婉言、乃聲色俱厲、以大局並不為壞、何必急急退兵、不念十年之

交定以軍法從事、又云如果無此一潰、平空惑亂自當處以軍法、但大營已成危卵、不得不暫且退軍以圖恢復、言未竣、大帥云、如賊來撲、我惟有一死而已、不必多言、即解履上牀矣、未幾營外數處火起、僉稱兵勇焚營退走、旋聞鎗砲不絕、人聲喧譁、探得逆匪已大股出巢、攻撲孝陵衛街口營盤、經參將羅大春、督兵轟擊、頃而鍾山遍處皆火、勢已危極、總理營務處副將銜參將廣霖、請大帥速起、而大帥猶然酣

睡、復經其甥副將常亮巡捕遊擊王傳訓、都司侯定貴、徐坤等、將其喚醒、告以危急情形、尚復不起、請之再三、始穿衣上馬出營、維時遠與許中丞得知、隨偕候補知府朱守履恒、跟蹌奔出、漏夜就道、雨濕路滑一路顛撲、狼狽不堪、一切衣物、以及歷年所辦奏章、並筆墨事件、盡棄營中、傷哉苦哉、十載心血、一旦抛却、能不痛惜、而張副帥營內、存銀十餘萬、軍火局內所存鎗砲火藥鉛子等項、不計其數、盡以資賊、明知

勢成孤注、百法婉勸、不肯退兵、究不知是何意見、十六日黎明、行至石埠橋、和帥派巡捕侯定貴、邀請上船、當云昨日言語唐突、幸弗見怪、晚間船抵鎮江、十七日入城、張副帥在高資收集兵勇、同日到郡、嗣各文案委員暨書識人等、先後到鎮、無不鵠面鳩形、知其連日凍餓、遠手無分釐、隨向大帥借銀不允、且復聲色俱厲、催其作速辦事、後得江北大營糧臺委員李守慶琛、專人送到工食銀兩、始得分給、和帥以金

陵兵潰、措置乖方、自行、奏請從重治罪、張許二帮辦
亦請交部議處、後奉
旨和春著拔去雙眼花翎革職、暫行留任、張國樑著革職
暫行留任、許乃釗著降為四品京堂、
賊撲丹陽常蘇繼陷
金陵大營軍心既已渙散雖云功敗垂成實由發餉
過遲當即飛飭糧臺速籌餉銀星夜解營以便散給
而固軍心不料糧臺過事拘泥始則須點驗人數繼

又應造具清冊往返登復已逾旬日尚無餉銀以致
兵心怨益加怒一面飛調援賊官兵趕緊折回隨據
總兵熊天喜稟報帶兵赴浙恰值逆匪由杭回竄故
督師迎擊已將長興縣廣德州二城先後克復聞金
陵兵潰已星夜馳回現於丹陽東關外紮營請大帥
速往督辦以顧常蘇門戶即日商定留張副帥統兵
萬餘名防守鎮江和帥帶兵勇三千馳赴丹陽而外
間紛紛傳說缺餉已久此特仍無銀到如再無餉不

換翼長仍不接仗許中丞一聞此信即告知和帥必
得另行換人詎和帥大為不然隨到 逵處以許幫辦
屢毀翼長不知何故 逵云翼長聲名狼藉兵勇恨入
骨髓衆所共知外間實有不換翼長仍不接仗之說
如許中丞不即告知 逵亦即據實直陳並非虛語不
若就此另揀賢員接辦以服衆心和帥云王翼長能
耐勞苦不過貪圖小利無甚大碍且衆皆不及無人
可換況均係多年之交何必如此排擠 逵又云大營

軍心不固實由翼長諸事舛弊今局勢如此大帥猶
復不信請問此公究係何如人答以却非大君子遠
云此等大事豈可信用小人既一時無人可換請飭
令暫隨張副帥在鎮畧緩時日俟丹陽布置周妥赶
緊發餉或見過一二仗後人心穩定然後前往較為
兩得和帥又以朝夕與之畫策豈可相離婉勸至再
至三堅不允行乃竟因此債事溺愛不明如此牢不
可破殆亦有數存焉二十一日水陸並行是晚即抵

丹陽見東南門外營壘數座逼近城墻其餘各處俱
無防備和帥到丹連日在城一籌莫展速節次面請
出城相度地勢僅餘西南一帶添營數處專防通常
之路粗為布置即馳函張副帥作速前來二十四日
張副帥帶兵趕到二十五日早出城查看營盤行未
半里馬忽仰跌將其壓倒頂翎俱成粉碎遍身受傷
仍回公寓二十八日晚間探得金陵句容大股逆匪
已到丹陽城外屯聚有二十九日分路撲城之說和

帥隨飭傳知各營加意防禦是日餉銀解到每兵勇
發銀四兩名為借給衆軍以欠餉數月何得為借又
不發足一月之數明日出隊定不接仗紛紛喧嚷並
不避諱二十九日黎明張副帥力疾督率官軍分途
迎擊果見黃旂遍野徐徐而來隨揮兵上前攻打乃
並不開放鎗砲賊衆排立不敢向前相持時餘之久
該逆經撲東門外營壘總兵熊天喜率兵攻擊張副
帥王翼長兩面齊進逆匪連放排鎗詎旂營馬隊先

潰隊伍大亂兵勇紛紛退走和帥在東門城上揮兵
拋擲磚石不許潰退未幾西門外營壘為賊攻破賊
已立梯上城滿城哭聲不絕和帥乘馬由東門衝圍
而出始尋人知會囑遠遠行彼時方同朱守履恒並
次子汝蘅徒步奔出北門落荒而走旋見城內火起
賊已入城三人偕行節節遇賊汝蘅左腿被賊刃傷
遠與朱守均尚無恙約行十餘里朱守向江北而去
從此均不復與和帥見面矣遠因離賊稍遠同次子

在村前小憩片刻有丁姓其人饋以稀粥晚間到一
村落不知何方躊躇四顧莫辨東西正無所投忽遇
一白髮農夫收留家中饋食讓牀夫婦款洽如延上
賓詢其姓氏陳名啟祥時遠父子身僅小衫褲並無
分文而陳啟祥竟執禮甚恭復轉邀伊戚王姓同為
御車次早開行送至常州時已二更城門緊閉次日
僱船四月初二日得達蘇門初三日見潰散兵勇千
百成羣填滿街市午間即聞城內有擱路搶奪之事

人心驚慌紛紛搬遷遠亦攜眷解纜歷崑山嘉定初
九日舟抵上海知和帥於丹陽失陷後即到常州會
同張璧田軍門在城布置維持何制府以常郡既有
和帥同張軍門統兵防守蘇州為省城重地亟當馳
往會合徐中丞赶緊籌辦防剿事宜詎徐中丞與何
制府意見不合閉門不許入城蓋深責不應遠離常
州恐人心解體常郡不保則蘇門必難久守也維時
官軍索餉甚急探得糧臺移駐江陰遂奔至該縣催

餉不意初三日常郡兵變張軍門請和帥同出東門
郡城旋即失陷和帥隨至滸墅關悔恨交集初五日
午間以燒酒吞服洋煙初六日未刻身故經徐中丞
以因傷殞命飛章馳奏奉
旨照例賜卹其時姑蘇已大亂矣旋聞蘇城團練見官兵
入城疑為奸細誤殺副將張朝綱等多人兵勇怨恨
全無戰心竟於十三日失守徐撫軍有壬護臬司朱
鈞等或一門殉難或被賊戕害其護藩司蔡映斗署

蘇州府吳雲吳縣知縣李文翰元和縣知縣馮樹勳等或稱帶勇先期出城或云奉委前赴上洋得保無恙 遠到滬後痔漏舊恙大作不能起坐未克登岸十八日晚何制府由江陰前來差弁持帖來請力疾往見彼此痛哭當以幕中襄助無人邀請辦理一切筆墨事件旋蒙 奏委署理江蘇臬司接篆後連日隨同制憲籌畫軍務當以金陵為賊久踞我軍功敗垂成現在蘇常継失兵单餉絀急圖轉圜實多棘手與

署蘇松道吳公煦再四熟商非借夷船難期得力隨
請咲法各國辦事大臣及各執事官到署經制府向
其告知答以俟伊等會合商定即來覆命嗣該大臣
帶同各執事官前來以各國前呈合約五十餘條如
均蒙
大皇帝悉行照准情願將駛赴天津各輪船刻即調回先
取蘇州次打金陵以滅賊氛而還中華疆土議定後
何制府繕晰情形具摺上陳並另具一片歷陳緣[illegible]

目前之急舍此別無良策務請
乾綱獨斷俯准所請以保東南大局奉
硃批流弊甚多所奏不准行旋奉
諭旨以何制府不應退出常州以致蘇常繼陷革職拏問
逮即押解來京治罪兩江總督以曾公國藩補授並
授為
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江蘇巡撫以薛公煥補授暫行
兼署總督